



玉函山房輯佚書

九十七

口 11  
1236  
97



1236

門  
1236  
卷  
97



日耕帖卷二十七

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禮五

太卜掌三易之灋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其  
 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注三易卦別之數亦  
 同其名占異也賈疏謂連山歸藏占七八周易占  
 九六是占異也案子華子出於一立於兩成於三  
 連山以之而呈形歸藏以之而御氣大易以之而  
 立數鄭樵通志連山用三十六策歸藏用四十五

策周易用四十九策此其數與策之異可攷者如  
此程迥古占法古之筮者兼用三易之灋衛元之  
筮遇屯曰利建侯是周易或以不變者占季友之  
筮遇大有之乾曰同復于父敬如君所此固三易  
辭也既云乾則用變矣是連山歸藏或以變者占  
此以占不變占變言其異而周易占變者其常連  
山歸藏亦以變者占定有占其不變者則又可於  
同中見其異異中見其同也

掌三夢之法一曰致夢二曰觥夢三曰咸陟其經運

十其別九十注致夢言夢之可至夏后氏作焉咸  
皆也陟之言得也讀如王德翟人之德言夢之皆  
得周人作焉杜子春云觥讀爲奇偉之奇其字直  
當爲奇元謂觥讀如諸戎掎之之掎掎亦得也亦  
言夢之所得殷人作焉運或爲緝當爲輝是視祲  
所掌十輝也王者於天日也夜有夢則晝視日旁  
之氣以占其吉凶凡所占者十輝每輝九變此術  
今亡郝敬完解致夢因思慮見聞致者角一仰一  
俯曰觥觥夢反覆異常者感無心曰咸陟陟升也

魄濁而沈魂清而升魄寢魂交夢中所至皆魂氣  
感通升陟曰咸陟困學紀聞眠殿掌十輝之法占  
日旁之氣也二鄭解其同者六其異者四太卜掌  
三夢之法其經運十其別九十謂占夢之正法有  
十也一運而九變十運而九十變注以經運爲十  
輝先儒謂日之輝光夢之變通其占不同不當改  
運爲輝按二說釋經確切視舊說爲勝

以邦事作龜之八命一曰征二曰象三曰式四曰謀  
五曰果六曰至七曰雨八曰瘳先鄭云果謂事成

與否也至謂至不也後鄭謂果謂以勇決爲之也  
王應電翼傳果古裸字祭莫重於裸謂祭祀之日  
與牲儀禮卜祭春秋之改卜牛也至謂有所往若  
巡行巡守文王之卜田也舊謂人之至與不至此  
小事何用卜乎

困學紀聞太卜三兆其頌皆千有二百夏后鑄鼎繇  
曰逢逢白雲一南一北一西一東九鼎既成遷於  
三國懿氏占曰鳳凰于飛和鳴鏘鏘有媯之後將  
育於姜成季卜曰閭於兩社爲公室輔驪姬繇曰

專之渝攘君之瑜一薰一蕕十年尙猶有臭衛侯  
繇曰如魚窺尾衡而方羊齋焉漢文兆曰大橫庚  
庚余爲天王夏啓以光皆龜繇也翰案周穆王卜  
兆曰蟬蟒之羽飛集於戶鴻之戾止弟克弗理重  
靈降誅而復其所見汲冢師春范獻子卜獵繇曰  
君子得龍小人遺冠見古文瑣語卜夢繇曰有女  
媿娥坐彼虎子有窺厥牖展矣吉士又卜會繇曰  
言索其綯觀光于朝又載其繇曰有芳其香侯合  
合止並見尤射此亦兆頌之遺文也

卜師掌開龜之四兆一曰方兆二曰功兆三曰義兆  
四曰弓兆注兆百二十體今言四兆者分之爲四  
部若易之二篇書金縢曰啓籒見書是其謂與其  
曰方功義弓之名未聞鄭鏐解義謂方兆占四方  
之事也漢武帝發易占知神馬從西北來功兆占  
立功之事也楚司馬子魚卜戰令龜義兆占行義  
之事也惠伯曰忠信之事則可弓兆有射意後世  
有覆射之灋郝敬完解甲有直文一道分左右陰  
陽橫五文分十二段象五氣十二辰首尾兩段伏

小不可兆中四段分四兆象四時首曰方兆象春  
生方始次二曰功兆居前高曰功象夏次三曰義  
兆近後寬平象秋曰義次四曰弓兆形曲向外曰  
弓象冬居終也方爲始元也功則通亨也義前後  
適平利也弓執持而固貞也以象四德首曰上尾  
曰下左爲陽右爲陰左右上下辨則四兆可知命  
龜者主人也鄭據爾雅以上下左右爲辨生龜生  
龜可辨枯甲不可辨卜師辨甲耳辨生龜龜人事  
也則開龜亦非開兆書可知翰案鄭剛中說特以

理推言之耳郝仲輿之言蓋從龜卜之書實有所  
見考太平御覽引柳隆龜經云龜有五色依時用  
之青靈之龜春宜用之西坐東向赤靈之龜夏宜  
用之北坐南向惜文不具光山胡氏煦著卜法詳  
考中載古來占卜之法甚詳中有龜經一卷不著  
姓名與褚少孫補史記龜策列傳相表裏其言四  
兆與仲輿說合今錄其略於此以備參考龜經云  
春灼後左夏灼前左秋灼前右冬灼後右其後左  
者乃下丙丁也是寅卯之位故爲木兆前左者乃

上丙丁也是巳午之位故爲火兆前右者乃上甲  
乙也是申酉之位故爲金兆後右者乃下甲乙也  
是亥子之位故爲水兆輕清者細身靜秀麗也平  
者頭足無高下也直者不曲也不斜也伏者頭足  
垂下也高者低頭之垂也野者頭向外不回顧也  
就者向內不背也回者頭高而再轉也臨者頭低  
也戴白頭之白也垂者伏也低也纖活反足而回  
換也有情回顧和順也昂者起仰也高也濛如水  
滴下也渾蒙也休囚者蒙昧也先我者吉克我者

凶旺相者洪潤明靜也拘者不依鄉也乖違者拘

鄉也

以上皆言首

靜者六爻不動也摺者四疊也折者

斷也顛狂者起伏大也枯朽者休囚也衰者無力

細微也震者大動也驛者微動也

以上言身豁者喜也

召也發者大起也落者足垂也滯者足下重也

以上

足言蕾者如疊蕾也綿續也蛙者如虫生木也昂者

欲上也促者摺抑也縱橫者枝利也窈窕者進退

之形也枝者生枝也脫下者發不管也鈐者平伏

清欽而管也管者鈐也漏者落也枝下垂也剛者



堅也齊者平也夾絲者中破也拖者枝生外也墜者枝生內也

此上總言身首足三處之枝

龜人掌六龜之名各有名物天龜曰靈屬地龜曰繹屬東龜曰果屬西龜曰靈屬南龜曰獵屬北龜曰若屬各以其方之色與其體辨之注屬言非一也色謂天龜元地龜黃東龜青西龜白南龜赤北龜黑俯者靈仰者繹前弁後果後弁前獵左倪靈右倪若是其體也東龜南龜長前後在陽象經也西龜北龜長左右在陰象緯也天龜俯地龜仰東龜

前南龜卻西龜左北龜右各從其耦也杜子春讀果為羸案爾雅釋魚龜俯者靈仰者謝前弁諸果後弁諸獵左倪不類右倪不若邢昺疏俯者靈謂行時頭低周禮天龜曰靈屬是也仰者謝謂行時頭仰周禮地龜曰繹屬是也前弁諸果諸辭也謂甲前長弁覆者名果周禮東龜曰果屬是也後弁諸獵諸亦辭也謂甲後長弁覆者名獵周禮南龜曰獵屬是也左倪不類倪庠也不發聲也謂行時頭左邊庠下者名類周禮西龜曰靈屬是也右倪

不若不亦發聲也謂行時頭右邊庠下者名若周禮北龜曰若屬是也下引周禮各以其方二句及鄭注以爲是周禮先有成文故此釋之鄭取此文爲說其言正同維繹與謝靈與類小異耳其義亦同又案賈公彥說周禮以倪爲睥睨則左倪右倪是左顧右顧也郭氏以庠解睥及云江東所謂左食者皆以時驗而言也翰案繹謝靈類兩經異文可以一義通之果字兩經並同子春讀果爲羸是憑已意改字似不必從倪從人旁不從目旁郭注

有證據較賈疏改經字亦爲優也爾雅釋魚終篇又有一曰神龜二曰靈龜三曰攝龜四曰寶龜五曰文龜六曰筮龜七曰山龜八曰澤龜九曰水龜十曰火龜邢昺疏易損卦六五爻辭云十朋之龜弗克違馬鄭皆取此文解之則此經之十龜所以釋易也案前釋禮之六龜後釋易之十龜二曰靈龜郭璞注卽今背蟠龜亦與周禮天龜曰靈龜者不同矣漢書藝文志龜著十五家有龜書五十三卷夏龜二十六卷南龜書三十八卷巨龜三十六

卷雜龜十六卷周禮六龜中獨南龜有書想其餘當時已散佚史記龜策列傳引記曰能得名龜者財物歸之家必大富至十萬一曰北斗龜二曰南辰龜三曰五星龜四曰八風龜五曰二十八宿龜六曰日月龜七曰九州龜八曰玉龜凡有八名龜龜圖各有文在腹下文云云者此某之龜也此亦當是龜及雜龜中文也

董氏掌其燠契以待卜事凡卜以明火爇燠遂飲其燠契以授卜師遂役之注燠燠用荆董之類玉氏

詳解董荆木灼龜用荆故名其官曰董氏杜子春燠讀爲細目燠之燠或曰如薪樵之樵謂所爇灼龜之木也故謂之樵契謂契龜之鑿也詩云爰始爰謀爰契我龜元謂士喪禮曰楚焯置于燠在龜東楚焯卽契所用以灼龜也燠卽炬其存火杜子春云明火以陽燧取火於日燠謂英俊之俊書亦或爲俊元謂燠讀戈罇之罇謂以契柱燠火而吹之也賈疏子春讀燠樵二者皆作俗讀爲柴樵之樵後鄭不從依音爲雀取莊子燠火之熒熒然也

又云言楚燬者謂荆爲楚用之燬開龜兆又云英讀爲英俊之俊者意取荆樵之中英俊者爲楚燬用之灼龜也後鄭讀煇爲戈罇之罇者讀從曲禮進戈者前其罇意取銳頭以灼龜也案許慎說文解字燠所以然持火也顧野玉篇燠炬火也司馬貞史記索隱灼龜取生荆枝及生堅木燒之斬斷以灼龜王應電周禮傳燠燒木存性者用此以待則易然也此說楚焯及燠煇最善圓通杜及鄭意至於燠契杜謂契龜之鑿也引詩爰契我龜契龜

卽卜師開龜之四兆也以刀刻所灼之處乃以楚焯灼之鄭謂楚焯卽契謂以楚焯就契處灼之耳又案廣韻平聲上十八焯焯字注又他昆反而二十三魂內止收燬字疑焯爲燬之重文華氏注楚焯疏及釋氏皆作燬是焯燬二字古通用也

占人掌卜筮君占體大夫占色史占墨卜人占坼注體兆象也色兆氣也墨兆廣也坼兆鬻也陸佃埤雅說此經云說文兆龜坼也龜灼之而坼坼而後墨與色可知卜人先占坼史占墨次之大夫占色

又次之衆占備焉而後君占體以斷吉凶卜之序也故玉藻云卜人定龜史定墨君定體今禮以尊卑之序言之故先言占體後占圻與玉藻之序異也墨謂以墨畫龜占其食洛誥所謂我卜澗水東灑水西惟洛食傳曰卜必先墨畫龜然後灼之兆順食墨故卜師云揚火以作龜致其墨也程太昌演繁露占卜卜人令龜已遂預取吉兆墨畫其上然後灼之灼文適順其畫是爲食墨者吉其兆不應墨則云不食不食則龜不從也

凡卜筮既事則繫幣注杜子春云繫幣者以帛書其占繫之於龜也元謂既卜筮史必書其命龜之事及兆於策繫其禮神之幣而合藏焉書曰王與大夫盡弁以啓金滕之書乃得周公所自以爲功代武王之說是命龜書王應電翼傳按書金滕王與大夫盡弁以啓金滕之書是繫幣非特以稽占人之能蓋以中者藏之金滕匱中又以爲他日決疑之攷驗也

筮人掌九筮之名一曰巫更二曰巫咸三曰巫式四

曰巫目五曰巫易六曰巫比七曰巫祠八曰巫參  
九曰巫環以辨吉凶注九巫讀皆當爲筮字之誤  
也更謂筮遷都邑咸猶命也謂筮衆心歡不也式  
謂筮制作灋式也目謂事衆筮其要所當也易謂  
民衆不說筮所改易也比謂筮民和比也祠謂筮  
牲與日也參謂筮御與右也環謂筮可致師不也  
劉做七經小傳注改巫爲筮然經云掌九筮之名  
以辨吉凶字旣作筮不可又以巫爲筮矣此乃前  
世精於筮者九人其遺法可傳也古者占筮之

通謂之巫更咸式目等皆其名也巫咸見於他書  
者多易疑爲易古陽字其雖未聞不害其有薛季  
宜尚書古文訓世本云巫咸作筮殷有巫咸後有  
神巫季咸皆祖其名高紫超云

占夢以日月星辰占六夢之吉凶一曰正夢二曰噩  
夢三曰思夢四曰寤夢五曰喜夢六曰懼夢注正  
夢無所感動平安自夢思夢覺時可思念而夢寤  
夢覺時道之而夢喜夢喜悅而夢懼夢恐懼而夢  
杜子春云噩當爲驚愕之愕謂驚愕而夢王昭禹

詳解正夢若高宗恭默思道而夢帝賚良弼噩夢  
若晉景公夢大厲披髮及地搏膺而踊思夢若孔  
子之夢周公寤夢若狐突之遇太子申生喜夢若  
文帝夢黃頭郎推之上天懼夢若光武夢乘龍上  
天而心悸是也耶兆玉古周禮正夢等並取詳說  
惟噩夢云若文王疾武王夢帝與九齡是也郝敬  
完解又以寤夢若今人之魔寐也虞集就日錄云  
周官筮占六夢一曰正夢二曰噩夢三曰思夢四  
曰寤夢五曰喜夢六曰懼夢造化權輿曰神遇爲

夢形接爲事浮虛夢揚沈實夢溺寢帶夢蛇鳥銜  
髮夢飛將雨夢水將晴夢火將病夢食將憂夢歌  
此列子之論也李泰伯潛書夢者之寢也居其傍  
者無異見耳目口鼻手皆故形也魂之所遊則或  
羽而仙或冠而朝或宮室輿馬女婦奏舞興乎其  
前忽富驟榮樂無有限及其覺也撫其躬無毫髮  
之得於是始知其妄而笑此無他獨其心之溺焉  
耳嗚呼將幸而覺邪抑將冥冥遂至於死邪前者  
諸說各有所見且周官載之甚悉而列子之神遇

泰伯之魂遊心溺果然哉然有二說如夜夢得金寶覺而無所獲若夢與女人交覺而失精此非心溺乎如夏月露卧偶夜露下而失露則夢雪降冬月蔽被衾多則夢火此神遇乎夫至人無夢者緣無想念蓋恐此路熟著其所好而往則將冥冥沒沒而不知返者有之要在平昔學力讀者當察之乃舍萌于四方以贈惡夢注杜子春讀萌爲明明謂歐疫也謂歲竟逐疫置四方元謂舍讀爲釋舍萌猶釋菜也古書釋菜釋奠多作舍字萌菜始生也

贈送也欲以新善去故惡案杜子春緣下歐疫生義頗近理但讀萌爲明非是鄭讀舍萌爲釋菜義更迂曲王志長刪翼引劉氏曰萌兆也謂夢不吉則求所以不吉之萌兆於四方而舍去之以贈送其惡夢使不復效如字訓釋深得經旨

遂令始難歐疫注令令方相氏也難謂執兵以有難卻也引杜子春月令季春之月命國難九門磔禳以畢春氣仲秋之月天子乃難以達秋氣季冬之月命有司大儻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氣案遂字承



目耕帖 卷二  
上季冬言此始難請大難也

既禳掌十輝之瀆以觀妖祥辨吉凶一曰禳二曰象  
三曰鑄四曰監五曰闇六曰膏七月彌八曰敘九  
曰隋十曰想注故書彌作迷隋作資引鄭司農云  
禳陰陽氣相侵也象者如赤鳥也鑄謂日旁氣也  
四面反鄉如輝狀也監雲氣臨日也闇日月食也  
膏日月膏膏無光也彌白虹彌天也敘者雲有次  
序如山在日上也元謂鑄讀如童子佩鑄之鑄謂  
日旁氣刺日也監冠珥也彌氣貫日也隋虹也詩

云朝隋于西想雜氣有似可形想也案漢書藝文  
志天文家有漢日旁氣行事占驗三卷又十三卷  
隋書經籍志天文家有夏氏日旁氣圖一卷魏氏  
日旁氣圖一卷日旁雲氣圖五卷天文占雲氣圖  
一卷今並佚瞿曇悉達開元占經載雲氣占一卷  
又間引夏氏魏氏說可考案也王明齋謂十輝多  
主於災唯曰敘曰象曰想猶有吉凶之雜

大祝掌六祝之辭以事鬼神示祈福祥求永貞一曰  
順祝二曰年祝三曰吉祝四曰化祝五曰瑞祝六

曰筮祝注鄭司農云順祝順豐年也年祝求永貞也吉祝求福祥也化祝彌災兵也瑞祝逆時雨寧風旱也筮祝遠臯疾也劉彝中義先鄭以小祝小祭祀候禳之事解六辭非也大祝所祝皆大事也故郊祀天地社稷宗廟六享則用大祝之六辭歐陽謙之說年祝如祈穀於上帝與社稷瑞祝祥瑞之祝辭古人得祥瑞必歸功於神也案劉勰文心雕龍周官大祝掌六祝之辭是以庶物咸生陳於天地之郊旁作穆穆唱於迎日之拜夙興夜處言

於祈廟之主多福無疆布於少牢之饋宜社類禡莫不有文劉氏與歐陽之說得之矣又鄧元錫三禮編繹化祝祝化廣被也亦與歐陽之說瑞祝合掌六祈以同鬼神示一曰類二曰造三曰禴四曰禋五曰攻六曰說注故書造爲竈杜子春讀爲造書亦或爲造造祭於祖也鄭司農云類造禴禋攻說皆祭名也類祭於上帝禋日月星之祭也春秋傳日月星辰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禋之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災於是乎禋之元謂類造加

誠肅求如志禴禘告之以時有災變也攻說則以  
辭責之禴如日食以朱絲禴社攻如鳴鼓而攻然  
董仲舒救日食祝曰炤炤大明濺滅無光奈何以  
陰侵陽以卑侵尊是之謂說也翰案張華博物志  
止雨祝曰天生五穀以養人民今天雨不止用傷  
五穀如何如何靈而不卒殺牲以賽神靈雨則不  
止鳴鼓攻之朱綠繩縈而脅之此是攻辭又請雨  
曰皇皇上天照臨下土集地之靈神降甘雨庶物  
羣生咸得其所春秋考異郵載僖公三年不雨比

于九月公大懼率羣臣禱山川以六過自禳曰辜  
在寡人方今大旱野無生稼寡人當死百姓何謗  
不敢煩人命願撫萬人以身塞無狀此皆禴辭也  
作六辭以通上下親疏遠近一曰祠二曰命三曰誥  
四曰會五曰禱六曰誅先鄭云祠當爲辭謂辭令  
也命如論語所謂爲命誥謂康誥盤庚之誥之屬  
會謂王官之伯命事於會禱謂禱於天地社稷宗  
廟之主爲其辭也引春秋傳鐵之戰衛太子禱曰  
云云誅謂積累生時德行以錫之命引春秋傳孔

子卒哀公誅曰云云杜子春曰誥當爲告書亦或爲告後鄭謂會謂會同盟誓之辭王應電翼傳六辭皆告於鬼神示故大祝主之曰誥曰命曰禱人事雖亦有之然策命掌於內史誓誥掌於土師非大祝職也王志長刪翼康成之注六辭皆主爲生人作辭而鄭司農則雜出乎其間專謂本文云通上下親疏遠近遂舍鬼神示而屬之生人不知上下親疏遠近於鬼神示何不可通引潛谿鄧氏曰上下謂天地親疏遠近謂廟祧合外神以爲其言

甚正乃雜采衆說以訂之云按祠若伊尹祠于先王是也伊訓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嗣王祇見厥祖注祠者告祭於廟也命命神之卑者如命龜命筮猶今諭祭之辭鄭鏐周禮解義命如命龜之命記曰假爾秦龜有常假爾秦筮有常是乃所以命之也誥誥神之尊者如敢告於皇天后帝之類毛應龍周官集傳告如武成大王王季會謂會同盟誓之辭質諸神明以期無負盟約也禱如子路請禱鐵之戰衛太子禱於文王康叔反覆懇求之意誄謂敘述功德以告於神

明疾病曰誅述其善而求免禍也大喪遣之日讀誅述其善以諡之說極粹美祠從經字訓解尤具特識

辨九祭一曰命祭二曰衍祭三曰炮祭四曰周祭五曰振祭六曰擣祭七曰絕祭八曰繚祭九曰共祭注杜子春云命祭有主命也鄭司農云衍祭羨之道中如今祭殤無所主命周祭四命爲坐也炮祭燔柴也爾雅祭天曰燔柴擣祭以肝肺菹擣鹽醢中以祭也繚祭以手從持肺本循之至於末乃絕

以祭也絕祭不循其本直絕肺以祭也重肺賤肝故初祭絕肺以祭謂之絕祭至祭之末禮殺之後但擣肝鹽中振之擬之若祭狀弗祭謂之振祭郊特牲饋食禮曰取菹擣於醢祭於豆間鄉射禮取肺坐絕祭鄉飲酒禮右取肺卻左手執本坐弗繚右絕末以祭少牢曰取肝擣於鹽振祭元謂九祭皆謂祭食者命祭者玉藻曰君若賜之食而君客之則命之祭然後祭是也衍當爲延炮當爲包聲之誤也延祭者曲禮曰客若降等執食與辭主人

興辭於客然後客坐主人延客祭是也包猶兼也  
有司曰宰夫贊者取白黑以授尸尸受兼祭於豆  
間是也周猶徧也徧祭者曲禮曰殺之序徧祭之  
振祭擣祭本同不食者擣則祭之將食者既擣必  
振乃祭也絕祭繚祭亦本同禮多者繚之禮畧者  
絕則祭之共猶授也王祭食宰夫授祭孝經說曰  
共綏執授劉彝中義大祝之設所以事鬼神者也  
此九祭當是六享於宗廟而皇尸祭食之法是以  
大祝掌之凡賓主行食禮則莫用焉天子祭禮不

存今以諸侯大夫少牢饋食之禮明之命祭謂安  
尸尸坐祝始命尸取韭醢編擣於三豆祭於豆間  
是也衍祭謂上佐食取黍稷及切肺授尸尸受而  
同祭於豆間賓尸所謂兼祭以其衍多故云衍也  
炮祭謂次賓羞牛腍尸擣鹽而祭也周祭謂賓尸  
依殺祭之也振祭謂凡牢榦魚腊骼肩皆擣之振  
之擬祭弗莫是也擣祭謂凡取菹以擣於醢而祭  
也絕祭謂割肺以絕其本而祭也繚祭謂割肺之  
大本而繪之以爲繚祭大夫以下絕而不繚以上

目錄  
卷二十七  
繚而又絕故鄉飲酒稱弗繚右絕末以祭也共祭  
謂凡尸之食祭皆上佐食工祝共之所以尊之也  
案九祭先鄭謂周祭而上祭鬼神之事振祭已下  
生人祭食之法劉氏則謂大祝事神不當主祭食  
皆宗廟大享皇尸祭食之法祭食謂將食祭先造  
食者翰案二鄭說雖各有經據不如劉義之融貫  
且實是大祝之職後鄭改衍爲延改炮爲包亦涉  
臆斷又共祭注引孝經說共緩執授取以證共字  
之義賈疏謂將緩祭之時祭以授尸困學紀聞辨

之按孝經援神契曰尊三老父象也謁者奉几安  
車輶輪供緩執授宋均曰供緩三老就車天子親  
執緩授之疏謂緩祭非也

辨九擗一曰詣首二曰頓首三曰空首四曰振動五  
曰吉擗六曰凶擗七曰奇擗八曰褻擗九曰肅擗  
以享有祭祀注鄭大夫云奇拜謂一拜也褻讀爲  
報報拜再拜也鄭司農云褻拜今時持節拜是也  
肅拜但俯下手今時擗是也介者不拜故曰爲事  
故敢肅使者案司農說褻拜今時持節拜足成其

文報拜再拜之義仍讀褒爲報也褒報音相近古文假借字也肅拜之義困學紀聞引項氏云古之拜如今之揖折腰而已介冑之士不拜故以肅爲禮以其不可折腰也其儀特兩手向身微作曲勢此正今時婦人揖拜漢時婦人之拜不過如此或謂自唐武氏始尊婦氏不令拜伏誤矣

凡大禮祀肆享祭祇則執明水火而號祝注禮祀祭天神也肆享祭宗廟也故書祇爲祊杜子春云祊當爲祇今注疏作示示祇古今字案故書作祊祊

與祇音義迥別不得誤祇爲祊如依杜作祇則祭地祇不當在肆享之下似當仍從故書作祊爲是令鐘鼓右亦如之注右亦當作侑案此經與前以享右祭祀同鄭並讀爲侑謂勸尸食也右侑音相近古字通用爾雅釋詁右導也右字具有勸意

言甸人讀禱付練祥掌國事注付當爲耐祭於先王以耐後死者掌國事辨護之也賈疏引中候握河紀云堯受河圖時伯禹進迎舜契陪位稷辨護注云進迎接神也稷官名謂稷辨護者共時用相禮



儀案太平御覽引握河紀云稷爲大司馬則辨護相禮其卽夏官大司馬職喪祭奉詔馬牲歟付作耐古文省

小祝凡事佐大祝大喪贊灑設熬置銘注故書灑爲攝杜子春云當爲灑灑謂浴尸案攝當如字解此承上佐大祝言大喪或贊大祝或攝大祝皆佐之行事也灑雖大喪之事然改經爲說終覺未安及葬設道齋之奠分禱五祀注杜子春云齋當爲案道中祭也漢儀每街路輒祭元謂齋猶送也送道

之奠謂遺奠也案子春於周禮齋字多讀爲案經改經字且旣少禮中道無祭法不如鄭注之依經爲當也

喪祝及壙說載除飾注鄭司農云壙謂穿中也說載下棺也除飾去棺飾也四盥之屬令可舉移安錯之元謂除飾便其窆爾敖繼公儀禮集說此禮先除飾乃說載

甸祝舍奠于祖禰乃斂禽禰牲禰馬皆掌其祝號注禰讀如伏誅之誅今侏大字也爲牲祭求肥充爲

馬祭求肥健劉彝中義斂禽以祭牲牢之神求其博碩肥臚也以祭馬祖之神求其六閑四種孔阜奕奕也

詛祝掌盟詛類造攻說禴祭之祝號作盟詛之載辭鄭鏐解義小人之情有不畏刑罰而畏鬼神者故爲盟詛之法以待之荀卿曰盟詛不及三王是不考周禮也堯之時苗民泯泯芴芴以覆盟詛則是三王前已有是事毛應龍集溥張子謂周官盟詛之類必末世增入者考書盟詛見於有苗之時詩

亦曰出北三牲以詛爾斯則盟詛乃詩書所有於周官何疑翰案盟辭左傳每載其辭古文苑載秦詛楚之文詛辭之可考者唯此

司巫國有大戒則帥巫而造巫恒注杜子春曰司巫帥巫官之屬會聚常處以待命也元謂恒久也巫久者先巫之故事造之當按視其所施爲高紫超集解纂要司巫之重恒巫曲禮之重世醫卽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之意

祭祀則共匱主及道布及菹館注杜子春云菹讀爲

鈕藉也匱器名主謂木主也元謂道布者爲神巾  
中霽禮以功布爲道布屬於凡是也藉之言藉也  
祭食有當藉者館所以承藉謂若今筐也鄭鑿解  
義主在廟則藏於石室謂之宗祏及合祭於太廟  
則以匱盛之藉者鄉師所謂共茅藉也盛藉名曰  
館者如館舍然謂茅託於其中也三者皆司巫所  
共以其與神交翰案盛藉名館猶俎之名大房也  
男巫掌望祀望衍授號旁招以茅杜子春云望衍謂  
衍祭也後鄭衍讀爲延聲之誤也望祀謂有牲案

盛者延進也謂但用幣致其神王氏曰望衍謂祀  
神之時男巫望而留其神使之留連游衍若屈子  
之九歌也據此則不改經字而義已明

冬堂贈無方無算法故書贈爲贈杜子春云當爲贈  
堂贈謂逐疫無算道里無算遠益善也元謂冬歲  
終以禮送不祥及惡夢皆是也其行必田堂始巫  
與神通言當東則東當西則西可近則近可遠則  
遠無常數案故書堂贈贈乃贈矢與贈迥異於六  
書轉注假借皆不相通改讀爲贈昉於子春而古

經讀作增字攷後漢書禮儀志先臘一日大儺劉  
昭注引漢舊儀方相帥百隸及童女以桃弧棘矢  
土鼓鼓且射之赤丸五穀播灑之譙周論語注曰  
以葦矢射之堂增當是逐疫時懸增於堂漢儀所  
謂桃弧棘矢譙周所謂葦矢卽此禮張衡東京賦  
爾乃卒歲大儺毆除羣厲方相秉鉞巫覡操茆偃  
子萬童丹首元製桃弧棘矢所發無臬所謂冬堂  
增也又云飛爍雨散剛輝必斃煌火馳而星流逐  
赤疫於四裔然後凌天地絕飛梁捎魑魅斯猶狂

斬蛟蛇腦方良囚耕父於清泠溺女魑於神潢殘  
夔魑與罔像殪野仲而殲游光八靈爲之震懼况  
魑蠱與畢方所謂無方無算也平子賦意蓋從此  
經奪胎而出子春旣以爲逐疫而復改增爲贈鄭  
意逐疫乃方相氏及占夢之職不從杜解而仍從  
其改字作贈釋爲以禮送不祥及惡夢夫送不祥  
及惡夢非仍方相氏及占夢之事乎則固未若字  
依經文釋從杜氏之爲得也鄭讀弭爲救亦不及  
杜讀彌之近理

春招弭以除疾病注杜子春讀弭爲彌兵之彌元謂  
弭讀爲救救安也安凶禍也王弼則與祝前注故  
書前爲先鄭司農云先非是案子春弭讀彌爲近  
先與前亦無甚殊異

女巫掌歲祓除釁浴注如今三月上巳如水上之類  
釁浴謂以香薰草藥沐浴鄭鍔解義祓除釁浴蓋  
宮中之事劉彝中義祓除邪氣又煮香草桃茱以  
釁沐皆乘陰陽代謝之時爲之廖文英正字通禊  
有二論語浴乎沂王羲之蘭亭修禊此春禊也劉

楨魯都賦素秋二七天漢指隅人胥祓禳國子水  
嬉用七月十四日此秋禊也又西京雜記載高祖  
與戚夫人正月上辰出百子池邊灌濯以祓妖邪  
三月上巳張樂於流水則漢宮中春亦兩禊也翰  
案夏小正五月蓄蘭戴德傳爲沐浴也然則夏亦  
有禊歟

王志長周禮注疏刪翼引雜說先王之時安有祝詛  
之事今時特設巫祝官十餘員周公似好巫者是  
不然此正周公通幽明之理所以安鬼神之道與

堯命重黎相似至漢無此等官淫詞諂祭無所不  
有遂有巫蠱之事觀漢如此殺雜方知周公之意  
思深長

魏校周禮沿革傳大史爲萬世公是公非所出君相  
有過直筆而書以死守職故畏清議不敢肆行後  
世人主得自觀史以宰相兼修佞詞曲筆卒亦難  
掩惡名宜罷實錄進呈復起居注善惡皆直記祕  
金匱中君相不與焉史官執筆常侍王左右庶有  
戒心而寡過也歟

大史正歲年以序事頒之於官府及都鄙注中數曰  
歲朔數曰年中朔大小不齊正之以閏若今時作  
歷日矣困學紀聞中數三百六十五日四分之一  
朔數三百五十四日漢歷志曰閏所以正中朔也  
或謂周以建子爲正而四時之事有用夏正建寅  
者用建寅則謂之歲周建子則謂之年知新錄周  
禮太史注中數曰歲朔數曰年自今年冬至至明  
年冬至歲也自今年正月朔至明年正月朔年也  
又云天之行謂之歲書以閏月定四時成歲歲二

月東巡狩是也人之行謂之年書呂命王享國百  
年左傳季隗曰我二十五年矣絳縣人有與疑年  
使之年師曠曰七十三年矣於是昭公十九年矣  
史記蓋太史公之卒百有餘年是也今人多謂年  
爲歲

頒告朔於邦國注天子頒朔於諸侯諸侯受而藏之  
祖廟至朔朝於廟告而受行之困學紀聞唐會要  
閻邱潛等議經史正文無天子每月告朔之事玉  
藻云聽朔周禮大宰正月之吉布政于寶注云周

正建子之月告朔日也此卽玉藻之聽朔而鄭元  
注云告其時帝及神配以文武此誤也其每月告  
朔者諸侯之禮又曰張齊賢議按穀梁傳曰閏月  
天子不告朔是知他月則天子告朔矣左氏以魯  
侯不告朔爲棄時政則諸侯閏月亦告朔矣按禮  
論王珉范甯議有明堂每月告朔之禮崔靈恩三  
禮義宗載天子視朔之服諸侯受朔於天子於祖  
廟告而行之天子受朔於天宜於明堂告帝而配  
以祖考

王昭禹詳解大師執同律以聽軍聲以聲而知天道也  
也大史抱天時以書而知天道也

凡射事節中舍算執其禮事注舍讀曰釋鄭司農云  
中所以盛算也元謂設算於中以待射時而取之  
中則釋之鄉射禮曰君國中射則皮豎於郊則闕  
中於竟則虎中大夫兕中士鹿中天子之中未聞  
陳友仁集說王氏曰中形爲闕虎兕鹿之屬而鑿  
其背以盛算明善射多算則能勝物而制之以爲  
用也案儀禮今本作君國中射皮樹注皮樹獸名

謂皮作樹形以射之此引作皮豎異

小史掌邦國之志奠繫世辨昭穆若有司則詔王之  
忌諱鄭司農云繫世謂帝繫世本之屬是也小史  
主定之瞽矇諷誦之先王死日爲忌名爲諱後鄭  
謂王有事祈祭於其廟禮經會元小史讀禮者也  
而掌奠繫世則教以禮之序瞽矇誦詩者也而掌  
世奠繫則教以樂之和序則有別故昭穆不相亂  
和則有親故疎戚不相離又云王制大史執簡記  
奉諱惡小史者大史之屬故忌諱與奉諱惡之職



同蓋人君行事當知就善而避惡卽吉而忌凶故云忌諱莫如惡事之當忌亦如地官誦訓之舉道方志以詔避忌也若忌日者則出於孝子慈孫之心尙何待於小史之詔耶王應電翼傳以古爲鑒可明得失人君行事倘有不法以古者敗亡之事言之則知所警戒葉說良是若所謂諱者記稱周人以諱事福孟子亦有諱名之說鄭說亦通但不當如後人之拘耳

鄭鐸解義小史掌邦國之志先鄭謂若春秋傳所稱

周志國語所稱鄭書之類外史掌四方之志後鄭謂若魯之春秋晉之乘楚之檮杌之類則邦國與四方無以異而分掌於二官何耶蓋周志鄭書乃外史所謂四方之志若邦國之志則志諸侯出之繫與廟祧昭穆如魯出於周公鄭出於桓公傳序浸多昭穆久而或亂故王朝亦有志以記而小史掌之也

馮相氏掌十有二歲十有二月十有二辰十日二十有八星之位辨其敘事以會天位注歲謂歲星與

日同次之月斗所建之辰賈疏太歲在地與天上  
歲星相應而行歲星爲陽右行於天一歲移一辰  
又分前辰爲一百三十四分而侵一分則一百四  
十四年跳一辰十二歲一小周謂一年移一辰故  
也千七百二十八年一大周十二跳匝故也太歲  
左行於地一與歲星跳辰年數同服虔注春秋龍  
門天門是也蓋以歲星木在東方謂之龍以辰爲  
天門故以歲星跳辰爲龍度天門也困學紀聞引  
汲冢師春謂歲星每歲而一分積百四十四年而

滿本數則爲超辰之限又唐志五星議歲星自商  
周訖春秋之季率百二十餘年而超一次戰國後  
行浸急及哀平間餘勢乃盡八十四年而超一次  
姬氏出自靈威仰之精受木行正氣歲星主農祥  
后稷馮焉故周公嘗闕其禋祥以觀善敗其始王  
也次於鶉首以達天龜其衰也淫於元枵以害鳥  
帑又引三禮義宗云歲星者東方蒼龍之宿五星  
之首在天右行十二歲一周天太歲者歲星之神  
法五行亦十二歲一周於地王昭禹詳解在天有

歲星在地有太歲歲星右行太歲左行在斗曰星  
紀女曰元枵危曰姬訾奎曰降婁胃曰大梁畢曰  
實沈井曰鶉首柳曰鶉火軫曰鶉尾氏曰壽星心  
曰大火箕曰析木此所謂歲星右行也在寅曰攝  
提格卯曰單闕辰曰執徐巳曰大荒落午曰敦牂  
未曰協洽申曰涖灘酉曰作噩戌曰闕茂亥曰大  
淵獻子曰困敦丑曰赤奮若此所謂太歲左行也  
左行者自東而南而西而北右行者自北而西而  
南而東日之行右轉月之建左旋是也天道左旋

而經星從之日體右轉而歲星從之

致日致月以辨四時之敘注冬至日在牽牛景長丈有  
三尺夏至日在東井尺有五寸此長短之極也極  
則氣至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分日在婁秋分日  
在角而月弦於牽牛東井亦以其景知氣至也陸  
佃禮象黃道北至東井南至牽牛東至角西至婁  
夏至日在東井而北近極星則晷短表景尺五寸  
冬至日在牽牛而南遠極星則晷長表景丈三尺  
春分日在婁秋分日在角而中於極星則晷長短

中表景七尺三寸日陽也陽用事則日進而北晝  
進而長陽勝故爲溫爲暑陰用事則日退而南晝  
退而短陰勝故爲涼爲寒月之九行在東西南北  
有青白赤黑道各二而出黃道之旁立春春分月  
東循青道而春分上弦在東井立秋秋分月西循  
白道而秋分上弦在牽牛立冬冬至北旋黑道立  
夏夏至南從赤道古之致月不在二至而常在二  
分不在二分之望而常在弦者以月入八日與不  
盡八日得陰陽之正平故也

困學紀聞馮相氏致日致月注冬至日在牽牛景丈  
有三尺夏至日在東井景尺有五寸此長短之極  
春分日在婁秋分日在角而月弦於牽牛東井左  
氏傳日月之行分同道也至相遇也正義云春分  
朔則日在婁望則月在角秋分朔在角望在婁  
角天之中道故晝夜等冬至朔則日在斗望則月  
在井夏至朔在井望在斗斗井南北故晝夜長短  
極冬至古日在牽牛今在斗鄭注與孔疏異歷法  
歲差也

保章氏掌天星以志日月星辰之變動以觀天下之  
遷辨其吉凶黃度周禮說遷猶變也變則其占不  
可常梓慎占孛曰夏數得天火作宋衛陳鄭當之  
占歲曰歲在星紀而淫於元枵虵乘龍宋鄭必饑  
神竈云歲棄其次而旅於明年之次以害烏帑周  
楚惡之星孛於大辰而占在宋位陳鄭失次於星  
紀而占在宋鄭周處是皆所謂遷也其後崔洪占  
熒惑亦曰星亡必以庚辛秦也是當入秦此猶得  
古人遺法

大宗伯疏引星備云五星初起牽牛歲星一日行十  
二分度之一十二歲而周天熒惑日行三十三分  
度之一三十三歲而周天鎮星日行二十八分度  
之一二十八歲而周天太白日行八分度之一八  
歲而周天辰星日行一度一歲而周天馮相氏疏  
星備云明王在上則日月五星皆乘黃道保章氏  
疏星備云五星更王相休廢其色不同王則光芒  
相則內實休則光芒無角不動搖廢則少光色順  
四時其國皆當也又云立春歲星王七十二日其

色有白光角芒土王三月十八日其色黃而大休  
則圓廢則內虛立夏熒惑王七十二日色赤角黃  
土王六月十八日其色黃面大立秋大白王七十  
二日光芒無角土王九月十八日其色黃而大立  
冬辰星王七十二日其色白芒角土王十二月十  
八日其色黃而大星當王相不芒角其邦大弱強  
國削地大弱失國亡土也星備佚僅見於此考隋  
書經籍志五行家有易三備三卷史記仲尼弟子  
列傳張守節正義引中備云魯人商瞿使相齊國

瞿年四十今後使行遠路畏慮恐絕無子夫子正  
月與瞿母筮告曰後有五丈夫子子貢曰何以知  
子曰卦遇大畜艮之二世九二甲寅木爲世立五  
景即丙行水爲應世庄外象生象來爻生互內象  
別子應有五子一子短命顏回何以知之內象是  
本一艮變爲二醜三陽爻五於是五子一子短命  
何以知短命他以故也所言是卜筮之事蓋三備  
中篇又易緯有辯終備當是三備下篇然則星備  
是三備上篇歟

保章氏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  
觀妖祥注大界則曰九州州中諸國之封域於星  
亦有分焉其書亡矣堪輿雖有郡國所入度非古  
數也今其存可言者十二次之分也星紀吳越也  
元枵齊也姬訾衛也降婁魯也大梁趙也實沈晉  
也鶉首秦也鶉火周也鶉尾楚也壽星鄭也大火  
宋也析木燕也此分野之妖祥主用客星彗孛之  
氣爲象賈疏此解九州之地案春秋緯文耀鉤云  
布度定記分州繫象華岐以西龍門積石至三危

之野雍州屬魁星大行以東至碣石王屋砥柱冀  
州屬樞星三河雷澤東至海岱以北兗州青州屬  
機星蒙山以東至南江會稽震澤徐揚之州屬權  
星大別以東至雷澤九江荊州屬衡星荆山西南  
至岷山北嶠鳥鼠梁州屬開星外方熊耳以至泗  
水陪尾豫州屬搖星此九州屬北斗星有七州有  
九但兗青徐揚并屬二州故七星主九州也周之  
九州差之亦可知唐僧一行大衍歷議近代諸儒  
言星土者或以州或以國虞夏秦漢郡國廢置不

同周之興也王畿千里及其衰也僅得河南七縣  
今又天下一統而直以鶉火爲周分則疆場舛矣  
七國之初天下地形雌韓而雄魏魏地西距高陵  
盡河東河內北固漳鄴東分梁宋至於汝南韓據  
全鄭之地南盡潁川南陽西達虢略距函谷固宜  
陽北連上地皆綿亘數州相錯如繡故雲漢山河  
之象多者或至十餘宿其後魏徙大梁則西河合  
於東井秦拔宜陽而上黨入於輿鬼方戰國未滅  
時星家之言屢有明效今則同在畿甸之中矣而

或者猶執漢書地理推之是守甘石遺術而不變  
通者也易啟總義云在諸侯謂之分星在九州謂  
之星土攷之傳記災祥所應多不誣者然亦有可  
疑焉武王伐殷歲在鶉火伶州鳩曰歲之所在我  
周之分野蓋指鶉火爲西周豐岐之地今乃以當  
洛陽之東周何也周平王以豐岐之地賜秦襄公  
而其分星乃謂之鶉首又何也如燕在北而配以  
東方之析木魯在東而配以西方之降婁秦居西  
北而鶉首次於西南吳越居東南而星紀次於東



北此皆稽之分野有不合者賈以古者受封之月  
歲星所在之辰以爲分次則春秋戰國之諸侯以  
之占妖祥可也後世堪輿之書而妖祥亦應歲皆  
古者受封之辰乎此堪輿之書雖足考古而言郡  
國所入度則非古之法孔穎達春秋正義以九州  
當十二次周禮雖云皆有分星不知其分誰分之  
也星紀在於東北吳越實在東南魯衛東方諸侯  
遙屬戌亥之次又三家分晉方始有趙而韓魏無  
分趙獨有之漢書地理志分郡國以配諸次其地

分或多或少鶉首極多鶉火甚狹徒以相傳爲說  
其源不可得聞羅泌亦有星次說載路史姜承烈  
亦辨論分野載周櫟園書影姜之說曰考昴畢曰  
天街天街者中與外之交也天之不詳內而略外  
可知也必若諸儒之論是天已盡於中國而中國  
之十有二州已盡天之三百六十度矣豈理也哉  
直斷某星應某地爲漢以來諸儒之失王志長引  
蘇氏曰分野者指列星所屬之分而言也鄭氏所  
謂星土星所主之土是也其國在此而星則在彼

彼此若不相配而其爲象未嘗不相屬非地之在北者其分野在天亦居北地之在南者分野在天亦居南也案此說甚洽於理可以解羣喙之紛矣淮南子天文訓北斗之神有雌雄十一月始建於子月從一辰雄左行雌右行五月合午謀刑十一月合子謀德太陰所居辰爲厭日厭日不可以舉百事堪輿徐行雄以音知雌故爲奇辰數從甲子始子母相求所合之處爲合十月十二辰周六十日凡八合合於歲前則死亡合於歲後則無殃甲戌

燕也丙午越也丁巳楚也庚申秦也辛卯戎也壬子趙也癸亥胡也戊戌己亥韓也己酉己卯魏也戊午戊子八合天下也太陰歲星日辰午神皆合其日有雲氣風雨國君當之天神之貴莫貴於清龍或曰天一或曰太陰太陰所居不可背而可鄉北斗所擊不可與敵案此引堪輿亦以分野爲言而國名互異兼說刑德攷漢書藝文志五行家有堪輿金匱十四卷刑德七卷此又戰國時書而淮南採之與鄭注所引堪輿復不同然足以互考

以十有二歲之相觀天下之妖祥注歲爲太歲歲星與日同次之月斗所建之辰也歲星爲陽右行於天太歲爲陰左行於地十二歲而小周其妖祥之占甘氏歲星經其遺象也鄭司農云太歲所在歲星所居春秋傳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是也易被總義後鄭以歲爲太歲先鄭謂太歲所在歲星所居二者並行不悖然春秋所述則皆歲星也襄二十八年歲在星紀而淫於元枵是謂蛇乘龍梓慎言其所屬以爲宋鄭必饑裨竈言其所衝以

爲周楚非歲星乘次之所應乎昭二十三年歲在星紀吳伐越史墨以爲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吳以歲十二年一周存亡之數不過三紀非歲星順次之亦應乎保章氏言十二歲之相相有羸縮暈角之變而妖祥應豈太歲可以並言哉困學紀聞保章氏十二歲注歲爲陽右行於天太歲爲陰左行於地十二歲而小周滴水云歲星在天歲陰在地天官書曰歲陰在攝提格歲星在星紀歲陰在單闕歲星在元枵率百二十餘年而超一

次此正太歲並言之證

史記天官書以攝提格歲歲陰左行在寅歲星右轉居丑正月與斗牽牛晨出東方名曰監德色蒼蒼有光其失次有應見柳歲早水晚旱歲星出東行十二度百日而止反逆行逆行八度百日復東行歲行三十度十六分度之七率日行十二分度之一十二歲而周天出常東方以晨入於西方用昏單闕歲歲陰在卯星居子以二月與婺女虛危晨出曰降入大有光其失次有應見張名曰降入其

歲大水執徐歲歲陰在辰星居亥以三月與營室東壁晨出曰青章青章甚章其失次有應見軫曰青章歲早早晚水大荒駱歲歲陰在巳星居戌以四月與奎婁胃昂晨出曰躡踵熊赤色有光其失次有應見亢敦牂歲歲陰在午星居酉以五月與胃昂畢晨出曰開明炎炎有光偃兵唯利公王不利治兵其失次有應見房歲早早晚水叶洽歲歲陰在未星居申以六月與觜觶參晨出曰長列昭昭有光利行兵其失次有應見箕涪灘歲歲陰

在申星居未以七月與東井與鬼晨出曰大音昭  
昭白其失次有應見牽牛作鄂歲歲陰在酉星居  
午以八月與柳七星張晨出爲長王作作有芒國  
其昌熟穀其失次有應見危曰大章有旱而昌有  
女喪民疾闞茂歲歲陰在戌星居巳以九月與翼  
軫晨山曰天睢白色大明其失次有應見東壁歲  
水女喪大淵獻歲歲陰在亥星居辰以十月與角  
亢晨出曰大章蒼蒼然若躍而陰出旦是謂正平  
起師旅其率必武其國有德將有四海其失次有

應見婁困敦歲歲陰在子星居卯以十一月與氏  
房心晨出曰天泉色甚明江池其昌不利起兵其  
失次有應在昴赤奮若歲歲陰在丑星居寅以十  
二月與尾箕晨出曰天皓黓然黑色甚明其失次  
有應見參此言歲星與歲星居行及妖祥甚悉殆  
保章氏遺法也

以十有二風察天地之和命乖別之妖祥注十有二  
辰皆有風吹其律以知和否其道亡矣賈疏案春  
秋考異郵陽立於五極於九五九四十五日且變

以陰合陽故八卦主八風相距各四十五日艮爲條風震爲明庶風巽爲清明風離爲景風坤爲涼風兌爲閭闔風乾爲不周風坎爲廣莫風清明立夏皆云清明風是清明風主三月復主四月則四維之風主兩月可知王昭禹詳解四維之風兼於兩月故艮爲條風而立春亦曰條風巽爲清明風而立夏亦曰清明風坤爲涼風而立秋亦曰涼風乾爲不周風而立冬亦曰不周風故八風變而言之又謂十二風也案緯言八卦主八風是推八方

之風以四正四隅言之今以八風強配十二風其數不合乃創爲兼兩月之說終涉牽強考尸子其風春爲發生夏爲長羸秋爲方盛冬爲安靜四氣和爲通正謂之永風據此推之春之三月其風皆名發生夏之三月其風皆名長羸秋之三月其風皆名方盛冬之三月其風皆名安靜所謂十有二風也和謂通正謂之永風卽所謂察天地之和也尸子說與周禮頗合太平御覽引黃帝風經謂長祥和天之喜風也折揚奮勵天之怒風也李淳風

乙巳古發屋折木者曰怒風揚沙轉石者曰狂風  
四轉五復者曰亂風風卒起乍有乍無者曰暴風  
濁塵蓬勃者曰勃風扶搖羊角者曰飄風風來清  
涼溫和塵埃不起者曰和風此又察乖別妖祥之  
大要者矣

禮經會元馮相司天文之常以辨敘事所以敬授人  
時保章司天文之變以詔救政所以克謹天戒  
舒芬周禮定本自太卜至眡禮七官并下馮相保章  
吳氏皆移屬天官芬謂卜筮者所以交於神明而

聖人神道設教之事其屬宗伯無疑唯馮相保章  
似與典禮無與然太史之職有太師抱天時與太  
師同車之文則此二官蓋太史之屬也太史既掌  
一切禮書而屬之宗伯則此二官亦當以類附而  
不得爲他官矣

唐六典太卜令掌卜筮之法以占邦家動用之事丞  
爲之貳一曰龜二曰兆三曰易四曰式凡龜占辨  
龜之九類五色依四時而用之凡兆以千里徑爲  
母兩翼爲外正立爲木正橫爲土內高爲金外高

爲火細長芒動爲水

服虔左傳注可互考

兆有仰倚著落起

發摧折斷動之狀而知其吉凶又視五行十二氣凡五兆之策三十有六凡易之策四十有九凡式占辨三式之同異凡用式之法凡歷注之用六凡祿命之義六皆辨其象數通其消息所以定吉凶焉翰案古人重筮與夢卜凡以視履考祥斬於動容周旋之中禮也故大卜掌三易三夢作龜卜之八命三兆而卜師龜人華氏古人分贊乎龜卜之事簪人贊乎三易占夢贊乎三夢而既視陰陽之氣

大祝小祝喪祝甸祝詛祝司巫皆爲祭而設漢志所謂陰陽者流蓋出於羲和之官者是也大史掌歲朔之頒馮相氏保章氏司天文之常變漢志所謂天文者序二十八宿步五星日月以紀吉凶之象聖人所以參政者是也事雖繁蹟要皆非欲逆知來事微倖求福如讖緯之所云者自後世有三式之書言祿命之義六混合卜筮雜陰陽天文而無區別而其歸趨終以祿命爲主隋志併入五行家唐人又以式入太卜古法浸失積重難反攷古



者不可不知也

丙史凡四方之事書內史讀之注若今尚書入省事  
陳彥羣博議內史掌書外令御史掌贊書釋者以  
爲王有命以書致之則贊爲辭若今尚書大抵治  
黜陟未嘗治文書至漢時凡有制誥則以尚書掌  
之武帝與淮南王爭能每爲報書及賜賞召司馬  
相如等視草乃遣自後從事文章改尚書令爲中  
書謁者東漢有蘭臺述作之事唐制待詔翰林院  
百工技藝皆居焉其後尊重文章而有翰林學士

之設親近人主權侔丞相惟冊皇后太子翰林則  
作制詔國朝翰林學士則知內制知制誥知外制  
外史掌書外令魏校沿革傳內史侍王左右恐不能  
周知四方故又有外史在外延接四方之人咨詢  
治道採訪民情入而告王廣王耳目通壅蔽也與  
內史相表裏

學紀聞外史達書名鄭康成謂古曰名今曰字王  
文公曰文者奇偶剛柔雜比以相承如天地之文  
故謂之文字者始於一而生於無窮如母之字子

故謂之字夾溱謂獨體爲文合體爲字主類爲母  
從類爲子六書象形指事文也會意諧聲轉注字  
也假借者文與字也諧聲與五書同由五書尙義  
諧聲尙聲說文形也以母統子廣韻聲也以子該  
母字書眼學韻書耳學中庸或問曰司徒教民書  
居其一外史達書名於四方大行人又九歲一論  
焉其制度之詳如此秦以小篆隸書爲法而周制  
始改

御史掌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治令以贊冢宰魏校沿

革傳或疑內史御史錯簡舉而屬之天官噫聖人  
慮萬世之防凡建官輕重必參相得也大宰贊王  
萬幾相權已重又必自代王言勢當擅行不顧以  
危其君故內史不屬於大宰執瀆爭臣王之所畏  
而大宰之所忌憚也故御史亦不以屬大宰其將  
以默制相權歟又曰御史職與冢宰內史常相通  
格王正厥事冢宰大臣之任獻可替否內史近臣  
之任也繩愆糾繆御史小臣以之保氏諫王惡矣  
御史何以名爭臣保氏所諫王躬過失御史所爭

朝廷是非因糾劾百司矣秦重法令人主自與法官決事疏遠丞相御史大夫遂與宰相分權有事御史大夫下相國丞相徒奉行文書王志長刪翼愚按魏氏以後世御史專主諫諍因疏其繩愆糾繆居於王所然政之經文未嘗一言及此蓋三代以前不設諫官書龍作納言然非後世諫臣之職也其弼直又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其兢兢與臣鄰相勉勗可謂至矣然更無尚司諫語之事者古者瞽歌工誦士傳言庶人謗無人不決

其敢言之氣獻之於朝而天子亦莫不和顏色以受之又何必區區專立一官裂麻觸階以旌天子之虛懷也乎冢宰六官兼總其權太重御史爲天子近臣凡治者受法令焉則一切張弛操縱皆得執法以議其後此所以贊冢宰也

巾車注巾猶衣也賈疏謂玉金象革等皆以衣飾其車故訓巾猶衣也翰案黃帝有巾几之銘巾几亦謂以緋衣几也

陸佃禮象周禮祭天王乘玉輅建大常郊特牲祭天

王乘素車建大旂則祭天之禮有兩旗兩車也蓋乘玉輅建大常者卽道之車也祭之日馭之以適郊乘素車建大旂者卽事之車也祭之時馭之以赴壇何以知其然也曰巾車王之玉路錫樊纓十有再就建大常十有二旂以祀則凡王之祭祀無所不乘矣祭天者禮之至也而乘汎祭之玉路以祭之以物則非文以志則非敬非禮意故知乘素車建大旂以祀之而玉路者乘之以適郊故有兩車也

曰玉路錫樊纓十有再就注樊讀如鞞帶之鞞謂今馬大帶也鄭司農云纓謂當胸士喪禮下篇曰馬纓三就禮家說曰纓當胸以削革爲之三就三重匝也元謂纓今馬鞅賈疏纓夾馬頸故以今馬鞅解之案禮記禮器大路繁纓一就次路繁纓七就春秋左傳成二年請曲縣繁纓以朝樊又作繁是樊繁古字通用也逸周書王會解統無繁露孔晁注繁露冕之所垂也說文纓冠糸也樊纓皆馬首飾下垂者故借人之繁露纓綏爲名後鄭以桓

二年鞞厲游纓因以樊爲鞞與先鄭謂纓當胸者似均失之

金路鉤樊纓九就建大旂以賓同姓以封象路朱樊纓七就建大赤以朝異姓以封注故書鉤爲拘杜子春讀爲鉤鉤婁領下之鉤也疏引詩云鉤膺鏤錫案鉤爲拘古文假借字陳祥道禮書言同姓以封而不言以封同姓言異姓以封而不言以封異姓則嫌以賓獨賓同姓以朝獨朝異姓故也然同姓一異姓二以異姓對庶姓則庶姓非異姓也以

異姓對同姓則庶姓亦異姓而已司儀士揖庶姓時揖異姓異姓姻也庶姓非姻也

革路龍勒條纓五就建大白以卽戎以封四衛注條讀爲條其樊及纓以條絲飾之而五成不言樊字蓋脫耳以此言條知玉路金路象路樊纓皆不用王金象矣賈疏上玉路鞞纓十有二就馬氏爲旄牛尾金塗十二重故微破之也

鄭志趙商問巾車職云建大白以卽戎司馬職仲秋辨旗物以治兵王戰大常下注云凡頒旗物以出

軍之旗則如秋不知巾車大白以卽戎爲在何時  
答曰旗之正色者或會事或勞師不親將故建先  
王之正色異於親自將又云趙商問大司馬職曰  
四時皆建大常今又云建大麾以田何答曰麾夏  
之正色雖習戰春夏尙生其時宜入兵夏本不以  
兵得天下故建其正色以春田秋冬出兵之時乃  
建大常賈疏分引二條而於大白一條復按周本  
紀以輕劍紂頭懸於大白之旗不用大常者時未  
有周禮故武王雖親將猶用大白也蓋有疑於鄭

說王志長刪翼愚按巾車五路載王五大禮則革  
路卽戎正指王在軍時安得因夏官治兵建大常  
之文而以卽戎建大白爲王不親將乎白西方之  
色主殺建大白者蓋奉天肅殺之令以問罪於天  
下且大白不在九旗中戎事用之示非常也田雖  
以戎事教天下然先王所以親田者固爲祠禴嘗  
烝而設也禮王祭親射牲示敬也則田正射牲之  
時其建祭祀之旗物以表敬又何疑焉鼓人職曰  
以路鼓鼓鬼享春田辨金鼓而王執路鼓亦此意

也然木路以田而建大麾何也鄭云大麾不在九旗中或大常之外別建大麾以壯軍容而巾車之文大常已配玉路故不復贅歟

木路前樊鵠纓建大麾以田以封蕃國注前讀爲緇翦之翦翦淺黑色木路無龍勒以淺黑飾韋爲樊以鵠色飾韋爲纓賈疏引既夕禮緇翦有幅鄭注翦淺也此前亦取淺意故從翦讀之案翦作前古文字省

王后之五路重翟錫面朱總厭翟勒面績總安車彤

面鷩總皆有容蓋注故書朱總爲總鷩或作繫鄭司農云總當爲總書亦或爲總鷩讀爲鳧鷩之鷩鷩總者青黑色以繪爲之總著馬勒直兩耳與兩鑣案張參五經文字總字作總石經亦作總蓋古有兩本一作總一作總釋文總字林蒼雅及說文皆無此字衆家亦不見有音者惟昌宗音廢以形聲會意求之當是廢而不用乎非其意也李音兵廢反案注云故書朱總爲總又云書亦或爲總則皆從鄭作總集韻兩收總字一音立廢反一音筆

位反存異讀耳說文解字繫戟衣也一曰青黑色  
廣韻繫赤黑繪故書本止作繫今經鷺字後鄭從  
先鄭而改

翟車貝面組總有握注有握則此無蓋矣疏蓋所以  
禦雨無握則施之今既有握則知無蓋是注疏皆  
以握爲幄矣釋文握劉音屋一音烏學反非案天  
官幕人掌帷幕幄帟綬之事彼經作幄此不應作  
握釋文於幕人幄音烏學反而此以爲非者蓋不  
作幄解也案漢書律歷志其算法用竹徑一分長

六寸二百七十一枚而成六觚爲一握注蘇林曰  
六觚六角也度角至角其度一寸面容一分算九  
枚相因之數有十正面之數實九其表六九五十  
四算中積得凡二百七十一枚此經握字疑當依  
此解有握者謂之翟車貝面組總其飾在六角算  
度之有握也

陳祥道禮書五路言翟言車而不言路二翟言翟而  
不言車者不言路避王也不言車車不足以名之  
也孤言夏篆卿言夏縵至墨車已下然後言車是



亦飾盛者以飾名飾殺者以車名也鄭錡周禮解  
義衣禕衣則乘重翟衣褊狄闕狄則乘厭翟衣展  
衣則乘安車衣鞠衣則乘翟車衣祿衣則乘輦車  
木車蒲蔽大褊尾囊疏飾小服皆疏注故書疏爲搢  
元謂麤布飾二物之側爲之緣若攝服然服讀爲  
箠小箠刀劔短兵之衣又素車蒼蔽犬褊素飾小  
服皆素注芴讀爲頰頰麻以爲蔽又藻車藻蔽注  
故書藻作輶杜子春曰輶讀爲華藻之藻元謂藻  
水草蒼色以蒼土堊車以蒼繪爲蔽也王應電翼

傳舊說芴爲麻布藻爲蒼繪則反精矣蓋以頰麻  
水草編之以爲蔽耳翰案許慎說文解字指取水  
菹也芴木芴錯也依經本字指飾或以亂水紋爲  
飾芴蔽或以雜木爲蔽輶字說文不見作藻者鄭  
從杜子春改輶字從車從艸意豈以道旁雜草爲  
蔽乎

木車注此始遭喪者所乘素車注此卒哭時所乘藻  
車注此旣練所乘駟車注此大祥所乘漆車注此  
禫所乘劉彝中義三年之喪皆乘惡車謂木車也

齊衰皆乘素車大功皆乘灤車小功皆乘駝車總  
乘漆車案二義雖異實相備賈疏大夫乘墨車士  
乘棧車既言天子至士喪車五等尊卑同則大夫  
士禫亦得乘漆車所以士大夫禫卽乘漆車與吉  
同者禮窮則同也王志長刪翼疏謂大夫士禫皆  
得乘漆車則大夫禫與吉同已不可至於士平日  
乘棧車禫得乘漆車是士禮所乘反精於平日矣  
而可乎恭讀

欽定周官義疏棧車不革鞅但漆之則棧車亦名漆車此

於士爲吉車在禮則爲第五等之喪車也喪車無  
等則尊卑同然亦大概之言非必士大夫遂備五  
乘賈氏依次比之則士禫所乘與吉車同亦不得  
不然無庸苛論也

毀折入齋于職幣注杜子春云齋讀爲資資謂財也  
又歲時更續共其幣車注故書更續爲受讀杜子  
春云當爲更續更易其舊續續其不在用案此二  
經前後相承爲義齋讀如字儀禮聘禮又齋皮馬  
注齋猶付也天官掌皮歲終則會其財齋注今時

詔書或曰齋計吏蓋毀折入齋于職幣齋必有簿  
冊詳其數歲終彙取入職幣之齋受而讀之按其  
數而共其幣車經本瞭然杜子春讀齋爲資於受  
讀二字通不去乃以意改爲更續非經意也

典路掌王及后之五路辨其名物與其用說若曰大  
祭則出路贊駕說大喪大賓亦如之先鄭引書顧  
命大路在賓階面賚路在阼階面先路在左塾之  
前次路在右塾之前今書作綴路賚蓋三家經異  
文鄭錡解義以顧命證之玉路一曰大路金路一

曰先路象路次金路革路次象路故曰次路木路  
最後綴於諸路之後故曰綴路蔡沈集傳以綴路  
爲金路先路爲木路說二路與剛中義

王志長刪翼巾車司常俞氏以屬司空王氏訂義則  
以巾車以下四官俱屬司空而舒氏則謂宜俱屬  
司馬愚按巾車典路司常皆以辨其名物等威爲  
職其屬於司空謬甚卽屬司馬亦似是而非獨車  
僕一官攷其職但掌戎車之萃若於典禮無與然  
戎僕已列於五僕中屬夏官矣何以春官復列車

僕專掌戎路之政哉意者先王以禮齊天下而師旅之事彊力先發爲尙尤易愆於禮故以車僕屬之禮官歟小宗伯大師則立軍社奉主車肆師於師甸用牲於社宗則爲位其義一也故曰殺不由禮謂之暴噫微矣

車僕萃車之萃注故書萃作平杜子春云萃車當爲軒車元謂萃猶屏也所用對敵自蔽隱之車也引孫子八陳有萃車之陳較杜義爲優洽

凡師共革車各以其萃王志長剛翼引雜說車戰之

法每車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二十四人居前左右各二十四人居前者戰左右挾轅常相更番後又二十五人爲一隊去車二十五步所謂炊家子守衣裝廝養樵汲者也行則以車爲衛居則以車爲營一車一間又有倅車孫子曰萃車千駟輕車千乘帶甲十萬謂倅車也車戰之法爲不可敗計有倅車者萬一或敗免致倉皇無備後人自不能車戰切不可言車戰不可用宋武帝車戰之法甚善馬隆亦用車戰又誰敗之唐太宗李衛公最

喜論車戰房琯陳濤之敗乃是車無騎牛與馬雜用之緣何不敗

大射共三乏鄭司農云乏讀爲匱乏之乏鄭樵輿論文反正爲乏正以受矢乏以蔽矢是相反也

司常掌九旗之物名各有屬以待國事注屬謂徽識也大傳謂之徽號今城門僕射所被及亭長著絳衣皆其舊象黃度說司常掌其物名其旗各屬於官府師都州里而藏之有國事則出而張之不待給歲時共其更旗而已王安石新義旗之物則通

帛雜帛之屬旗之名則常旂旛物之屬自常以下凡九物而旗居其一謂之九旗猶公侯伯子男通謂之諸侯也各有屬則自王以上各有屬建旗則使其屬視而從焉待國事謂國有祭祀師田賓客之事案二說皆與鄭說屬字不同似未若鄭義之渾該也

鄭鍔周禮解義大常九旗之一耳獨以司常名官何也旗可謂之旂旌亦可謂之常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此指大常而言也而謂之旂豈非旗可

謂之旂乎樂記龍旂九旒天子之旌也此亦指大常而言也豈非旗亦可謂之旌乎觀禮公侯伯子男各就其旂而立月令春載青旂夏載赤旂秋載白旂冬載元旂春之青者宜曰旂夏之赤者宜曰旛秋之白者宜曰旗冬之元者宜曰旒不謂之旌旛旒而謂之旂豈非旗皆可以謂之旂乎大行人建常九旂建常七旂建常五旂旂則九旂旛則七旂旗則五旂不謂之旂旛旗而謂之常此言掌九旗而名司常以大行人參之義可知矣

及國之大閱贊司馬頌旗物王建大常諸侯建旂孤卿建旛大夫士建物師都建旗州里建旛縣鄙建旛道車載旛旂車載旌皆畫其象焉官府各象其事州里各象其名家各象其號注道車象路也王以朝夕燕出入旂車木路也王以田以鄙又杜子春云畫當爲書元謂畫雲氣也異於在國軍事之飾鄭錡解義事與名號何以畫當從杜子春作書郝敬完解旛旒以上七者皆統衆之大旗也旛旒以下又各車小旗所謂徽識也前導之車載全羽

之旛旂屬也各屬之車載析羽之旌皆畫其象猶  
曲禮前有塵埃則載鳴鳶前有車騎則載飛鴻之  
類其三軍之衆各有所屬官府及其地里居室車  
上各以小旗表識如司馬鄉遂大夫之屬以執事  
爲象別之鄰比五家之屬各以家之號爲象別之  
如此則什伍相聯不至淆亂而無統鄭注未明道  
車爲王出入之車旂車爲王遊閒之車尤無謂矣  
案經文七旗云建應旌云載原自有別仲輿說異  
而洽於理

章如愚羣書考索周禮司常掌九旗各有所屬也攷  
之曲禮有綏旌結旌之文而司常缺焉不載何也  
蓋司常掌九旗之物各有屬以待國事皆名其用  
而已非言其義也曲禮則言其義矣司常名其用  
故各指其制言之曲禮言其義故武車之旌曰綏  
旌綏者欲其安也臨武事則所貴在安德車之旌  
曰結旌結者欲其固也執德則所貴在於固然則  
綏旌結旌不言於司常非無之也其在武車則爲  
綏旌矣其在德車則爲結旌矣

王昭禹詳解致福者都家宗人也展宗人之致福而授之膳夫者祭僕也受祭僕之致福而獻之於王者膳夫也

凡以神仕者以禴國之凶荒民之札喪注杜子春云禴除也元謂此禴讀如潰癰之潰案大祝掌六祈三曰禴注禴無聞焉天官女祝以時招梗禴禳之事也彼注除災害曰禴禴猶刮去也此讀如潰癰之潰與彼注同義說文解字會福祭也除害卽以求福義實如此訓刮讀潰似非本字之義





